考信錄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子路　仲由字子路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論語公冶長篇）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

子路無宿諾（論語顏淵篇）

附論○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同上）

說苑稱子路持劍孔子非之子路請攝齊以事孔子又

稱子路盛服而見孔子非之子路改服而入余按所載孔子之言皆類楊氏之旨蓋戰國人所爲以子路之行行而勇於改過也故託之耳其實古人盛服佩劍皆尋常之事不足爲病故不錄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左傳定公十二

備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戴記禮運

論語季氏篇云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

也何以伐爲云云余按此章可疑者五論語所記孔子之言皆簡而直此章獨繁而曲其文不類一也子路爲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爲季氏宰在哀公世其時不合二也子路主墮郈之謀其剛直有素歸魯之後不肯承季氏意以盟叛人必不一旦驟淇其晚節以阿季氏其理不似三也顓臾之伐不見於經傳洪氏意其因孔子之言而中止然則田賦之用何以不因孔子之言而止其事無徵四也僖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

實司大𨽻與有濟之祀不言爲東蒙主亦不言爲魯臣其說不同五也且此篇文皆稱孔子與前十五篇異其非孔氏之徒所記甚明雖於義無大害然其事未必有且不欲子路受誣於百世故不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按伯寮之愬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則是孔子之去魯

子路之去季氏皆因此一愬也故次之於此說已見正

錄爲魯司寇篇中

附錄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論語述而篇）

附錄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論語子罕篇）

此二章皆不知的在何時然觀孔子之言無臣而爲有臣當在爲大夫而去位之後姑附錄於此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篇）

附錄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論語憲問篇）

附論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篇）

按石門之宿浮海之歎不知何時以理度之當在去魯
之後仕衛之前故次之於在陳之後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
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
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
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左傳哀公十四年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
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左傳哀公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豭從之迫孔悝於厠

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殺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左傳哀公十五年）

存參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檀弓）

此事無害於理而與子路素行相似姑存之

存參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

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

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

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其民不偷其庭

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韓詩外傳

此文文詞冗弱必非孔子之言然其事則容或有之未

便刪削姑列之於存疑又此與上除姊喪事皆不知在

何時故統列之於後

附論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

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論語子罕篇

世傳子路事親嘗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余按論語稱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則子路少年之貧固當有之若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則無是事也子路從孔子去魯厄於陳蔡由衛反魯復仕於衛而死於難傳記歷歷可考何嘗有遊楚之時而

百乘萬鍾以自奉亦非子路之所爲也此皆後人附會之詞故不載

附論○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先進篇

說苑稱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之云云蓋本於此然樂以宣八風原不可以偏廢故傳云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而何得崇南而棄北乎其詞意亦淺蔓必非孔子之言明甚且樂以象德謂之不和由於氣質之

未化當從容而涵養之亦非七月不食之所能變也此

附會之言故不載

附論○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

先子之所畏也孟子

按子路於及門中年最長而孔子亦屢稱之雖時有所

督責而貶之固不如褒之者之多也升堂入室孔子有

定論矣故先之

有子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左傳哀公八年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篇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

孟子

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余按諸弟子所以尊孔子者以其道大德崇非以其能知雨不雨也所以事有若者以其

言行學問幾於聖人非以其能知雨不雨爲似聖人也烏有因其不知雨不雨遂黜有若者哉論語記孔子言行多矣皆平實切於日用無多言億中之事果以能知晴雨之故聖孔子則論語中亦當載其一言一事何以竟杳然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苟以有所不知而薄之則孔子當先薄於諸弟子矣師之道非苟然而已其尊與君父等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從師者不可不慎之於始也必審知其可師而後師之既已師之則

當終身勿替安有因一事之未知一言之未合而遂黜之者此在世俗之士少知義理者猶不肯爲而謂孔子弟子反爲之乎孟子曰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言其似聖人未嘗言其似孔子也但言游夏之徒欲師有若未嘗言有若公然自居於師也孟子曰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又述有子言云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有子旣知孔子爲生民所未有則其斷斷不敢使游夏以事孔子者事己明矣

游夏此舉固不得爲無過然其心尚可原若有子公然不自量竟自擬於孔子豈尚足以爲有若哉然則當日之事蓋三子欲師有若而有若不肯居是以中輟好事者因之遂附會爲此言耳大抵七十子之門人各好自尊其師而詆諆他人故此等語多不可信故不載

按游夏以有子似聖人則其言行必有過人者而論語稱爲有子朱子以爲多曾子有子門人所記理或然也然踐履篤實成就後學或尚非曾子之比故次之於子

路之後○經傳之文多以冉有季路並稱世遂視之若班焉者然子路用於季氏而爲之墮費冉有用於季氏而爲之聚斂其行事之相去甚遠也所以多並稱者但以其政事之才相埒耳猶言語之稱宰我子貢非謂二子等量而齊觀也况浮海之許不忮不求之贊皆他人所不易得者至有子務本之旨貴和之說咸能發聖人未發之藴意其所得有深焉者是以游夏有似聖人之品目也而盍徹之請欲復先王之制其識亦殊卓則二

子雖未逮夫顏閔而固非諸弟子所敢望也故冠之於

諸賢之先

原思 史記 原憲字子思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論語雍也篇

附論○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 論語憲問篇

史記云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

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余按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長於理財先貧後富則有之若以貧爲恥以富爲榮則子貢斷不至是此乃戰國貧賤驕人之士設爲此說以自高者以原思之貧子貢之富也故託之耳新序亦載此事而文更繁蓋後人所衍皆非實事故今並不

錄

公西華 【史記】公西赤字子華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論語雍也篇

存參○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檀弓

按孔子爲司寇以原思爲宰必有可取者在而狷介之

操亦人所難能至子華以應對長才承命出使亦卓卓者且孔子於二子皆無貶詞故並次於有子之後

子賤 史記密當作虙 不齊字子賤

備覽○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呂覽

韓詩外傳同

備覽○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

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附論○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論語公冶長篇

說苑記子賤宰單父事凡四則一任人任力之對與呂覽詩傳同一則辭於孔子而孔子告之以毋迎而距毋望而許也一則陽晝告以陽橋魴魚之說而子賤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也一則孔子問以治單父之政所對與史記意略同而其中有父事三人兄事五人

所友者十一人之語則史記所未及也余按子賤之宰單父見於呂覽詩傳史記新序而說苑又屢見之然則此事固當有之惟其言之繁冗淺弱多不類春秋時語且單父小邑耳武城大邑子游僅得一人單父何遽多賢如此蓋孔子嘗稱子賤爲君子而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子賤蓋能親賢友仁集思廣益以自治而治人者故說者因以其言而附會之其意則是而其言則非當日之言也惟呂覽韓詩史記所載事尚近理文亦

較爲簡潔故今但採三書之文列之備覽以爲論語焉
取之證其餘概不載也

新序云子賤爲單父宰請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掣其肘書醜則怒之書者歸以告魯君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原文甚繁今刪而采之如此）

余按請人於君而掣其肘無禮甚矣大夫且不可施之於君況宰乎此乃戰國策士因世主之任人不專而寓言者以子賤之治單父有能名也故

託之非實事也故今不錄

按孔子以君子稱子賤而傳記亦多載其賢者蓋聖門

高弟也故次之於原思公西華之後

子游 史記言偃字子游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雍也篇

戴記檀弓篇云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

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

位文子又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釋之者曰惠子廢適立庶故子游爲之重服以譏之余按廢適立庶其過在人諫之可也自處於非禮不反失已乎使文子終不悟是徒失已而無救於人也非子游之事故不錄

存疑○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論語陽貨篇

按魯爲禮樂之邦故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弦歌之聲不必武城而後有之孔子旣喜之何以不獎之而乃戲之獨不慮聞者之疑之乎以子游之聰敏亦不當聞戲言而誤以爲實也且於孔子之前而稱夫子亦非春秋時語此蓋傳而失其眞者撰此篇者誤采之耳故今列之存疑

子夏

史記 卜商字子夏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篇

說苑云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違其短故能久長矣余按子夏之在聖門亦卓卓者必不至吝一蓋於師子夏不以富稱未必孔子與諸弟子皆無蓋而子夏獨有之且其語甚淺陋必後人所附會故今不錄

備覽○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史記魏世家

備覽○子夏居西河教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先儒多謂毛詩傳自子夏今詩序乃子夏所作余按西漢以前書未有言及毛詩之序者惟後漢書衛宏傳言爲毛詩作序則是詩序乃宏所作且序之不合於經義者甚多叅之傳記亦多舛誤而文詞亦不逮論語遠甚其非子夏所作顯然不過漢末魏晉之人傳毛詩者借子夏名以爲重耳後人震於其名遂相視莫敢議雖以

朱子之詳陳縷辨而人猶不信也甚矣識古書之真僞非易事也故今不載作序之事其序之誤已散見諸錄中茲不複舉也

禮喪服篇大傳先儒相傳亦以爲子夏作余按傳之名言精義甚多然亦往往有與經抵牾者子夏不應如是或子夏之徒之所爲後世傳而失其眞耳故今不錄

附論○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論語子張篇）

附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使西

何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而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余按聞喪而弔朋友之情也方當慰藉而怨數其罪而責之豈人情乎且以喪親喪子相較而以喪明爲罪語亦非是人苟少有知識未有愛其子反勝於親者况子夏尤聖門之高弟乎但人少年血氣盛力能勝哀及老血氣衰力不能勝哀故禮居親喪五十以上飲酒食肉七十惟衰麻在身縱使子夏果因喪子喪明亦以老不勝哀之故過則有

之然必不至喪子之哀反過於喪親不得取喪親時相較而遽以爲罪也此與喪欲速貧一事皆門人各尊其師而議他人者之所爲說不足信故不錄

子張 史記 顓孫師字子張

子張學干祿 論語爲政篇

附論○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論語子張篇

附論○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同上

新序稱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

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見休息以見君云云余按子張聖門高弟雖有干祿之心必不至屈辱以求見而哀公亦初無好士之事且子張從孔子在魯久矣孔子沒後子張猶與游夏時問難焉則是居於魯也有何塵垢霜露而不遠千里乎觀其語乃戰國策士之習蓋縱橫家之所托故不錄存焉○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檀弓

按子游子夏說禮教詩以詔後學可謂有功於聖門矣子張好高務外而與游夏均稱得聖人之一體蓋亦賢也但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則生平之大疵故並次之子賤之後

宰我 史記宰予字子我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 論語公冶長篇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

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

八佾篇

附錄○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論語雍也篇

附錄○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陽貨篇

孔叢子云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淸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故

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云云余按孟子嘗稱宰我智足以知聖人而其言止於如是是天下之不知聖人者莫宰予若也宰予以言語著而此言乃淺陋鄙俗如是是天下之不能言者亦莫宰予若也而豈不謬哉孔叢子一書大抵皆欲歸美聖人或附會以所有或撰造以所無惜乎其人無識其所亟稱而大書者皆里巷之士少知自好者之所能爲欲尊聖人而適以淺視夫聖人而不知也故凡孔叢子之所載一概不採不能盡辨姑

舉其一二事言之

附論○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論語公冶長篇

按此文以子曰冠之自當別爲一章乃論宰我平日之事非專爲晝寢而發也記者以其皆論宰我事因連類而及之耳故今別錄於後

史記云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

田成子田成子因爲雉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殺之也索隱云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余按左傳所紀簡公之世止有陳闞二人共政以致相爭不容復有宰予參於其間宰予果有此事亦不容左傳終無一語及之是史記說苑所稱宰予即傳之闞止甚明索隱之說是也闞我自名止宰我自名予闞我自在齊宰我自在魯闞我自事簡公宰我自事

孔子烏得遂以爲一人哉魯哀公之五年齊景公卒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召陽生闞止先待諸外公子日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是時宰我方從孔子於陳蔡之間由陳反衛安得分身在魯而與簡公共處也哉乃後之人猶欲曲全其說謂子實闞氏以嘗爲宰故稱宰我亦勞而拙矣故今不載此事

宋蘇氏志林云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

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
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豈非千載不觸
之惑也近令兒子遹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之不
叛其驗甚明且註云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
實余按史記之說即本之李斯之言誤以闞止之事爲
宰予耳所謂與田常作亂者即謂與田常相爭而措詞
不審遂若黨於陳恒然者非與李斯爲二說也果黨陳
恒則陳氏實專齊政君之生死懸於其手又誰能夷宰

我之族者且如李斯之言則君過不能匡君危不能救貪榮希進卒殺其君而喪其身亦豈賢者之所為乎乃蘇氏誤會史記之意斤斤焉據李斯之言以駁之不斥李斯之誣而反謂李斯之得其實嗚乎不信經傳而信李斯與其博也毋寧寡學問之為愈乎蓋宰予為聖門高弟人莫不知有子我者陳恒所殺者子我則遂以為宰子耳猶之乎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琉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以衛退之事而譏韓昌黎也張淏雲谷

雜記亦據左傳以駁蘇氏之誤是矣但謂史記此傳實以家語弟子解篇爲之則猶考之未詳史記之誤正沿李斯之說志林誤分以爲二耳

按宰我言語之才不亞子貢而朽木之喻從井之問戰栗之對短喪之請徵尤未免太多故次之於子張之後

冉有 〔史記〕冉求字子有

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

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

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左傳哀公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同上）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同上）

附論○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同上）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十二年）

附論。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附錄○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子路篇

附錄○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佾篇

存黍○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檀弓

此事頗類冉有所爲故存之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附錄○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

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左傳哀公二十三年

附論○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論語雍也篇

按冉有政事之略亦聖門卓卓者然畫退屢見責於師嗚鼓之攻尤非尋常小過可比故次之於宰我之後

子羔 史記 高柴字子羔或作皐

高子皐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戴記檀弓

附錄○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論語先進篇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左傳哀公十五年

說苑云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親刖子之足此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余按此說殊足風世然其事則未必有之子羔在衛位卑非與聞政事者亘夫之亂蘄寧猶行酌而後出何獨迫子羔且衛之郭門而有鈌有竇亦豈可爲國乎此或後人設爲此言以爲從政者勸或有所本而傳之失其眞均未可知故今不錄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左傳哀公十七年

按此文則是子羔去衛之後適魯而遂仕於魯也故以在魯之事次於此後

存桼○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檀弓

存叅。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同上

樊遲〈史記〉樊須字子遲

孟孫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左傳哀公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同上

附錄○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論語顏淵篇）

附錄○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篇）

附錄○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篇）

按論語子羔僅兩見而皆非美辭然其事旁見於傳記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蓋子羔年少其仕魯在孔子卒後是以不著於論語耳樊遲問答之多略類子張而稼圃之請舉錯之疑亦似於道甚淺者鄙近利之譏不爲無因故又次二人於宰我冉有之後

司馬牛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

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左傳哀公十四年）

附論○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論語顏淵篇）

漆雕開　〔史記〕字子開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論語公冶長篇

按二子在聖門皆無所表見故並次之於諸賢之後

公冶長 史記字子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論語公冶長篇

世傳公冶長通於鳥言有虎負羊於山鳥告長使取之喪羊者跡得之以爲竊也訟之於吏以此陷於縲紲云云其說荒誕鄙陋本不足辨而好奇之士亦有援以釋

論語者貽愼後學非小也且使長果如此是長以口腹故取非其有以陷於刑雖非盜竊亦不得爲無罪孔子何得謂之非其罪乎學者等諸齊東之語可矣

南容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

論語集解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公冶長篇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先進篇

論語集註云南容名縚又名适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是謂論語之南容卽春秋傳之南宮敬叔矣余按此說本之鄭氏康成禮記註中而史記索隱亦相承用之然以經傳諸家考之皆兩人也春秋傳云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然則南宮敬叔自名說不名縚與适也其誤一也論語稱君大夫必舉其諡若定公哀公桓子康子武叔景伯皆然孟懿子與武伯皆遊聖門亦舉其諡南容

果魯大夫何以獨不舉其誤乎其誤二也敬叔爲魯大夫自救火一事外無所表見度亦懿子一流人耳懿子敬叔雖嘗學禮聖門然皆世祿子弟實不知尊聖人公伯寮之愬景伯欲殺之武叔之毀景伯告之子貢而敬叔皆若弗聞也者羿奡之問必非敬叔所能且玩其意似皆隱刺三家尤不似敬叔語也其誤三也孔子稱南容曰邦有道不廢似謂布衣之士者然敬叔孟氏餘子固當不廢無待孔子言之南容三復白圭故孔子曰邦

無道免於刑戮而藏記檀弓篇敬叔乃有載寶而朝之事其言雖不必盡實要其人不似三復白圭者其誤四也論語中南容凡三見或謂之南容或謂之南宮适未嘗一稱爲敬叔與說也亦未嘗有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之一事也然則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自南容與敬叔無涉也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亦凡三見或謂之說或謂之敬叔未嘗一稱爲南容與适也亦未嘗有論語中南容之一事也然則爲魯大夫者自南宮敬叔與南容亦無

涉也其爲判然兩人甚明奈何合之其誤五也史記孔子世家記學禮事是即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事也亦稱爲敬叔不稱爲論語之南容於適周事亦然至於弟子列傳則云南宮括字子容不復言爲敬叔並不言爲孟氏之餘子矣所記三事皆采之論語中亦無春秋傳敬叔之一事然則史記亦以爲容自容敬叔自敬叔矣康成何由而知南容之即爲南宮敬叔也哉其誤六也王肅論語註云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不言爲魯大夫

是魏人未嘗以爲一人矣韋昭國語註云敬叔魯大夫
南宮說不言爲南宮适是吳人亦未嘗以爲一人矣微
獨肅之與昭而已家語乃晉宋間人之所撰而於弟子
解篇亦不言爲敬叔不載敬叔一事至觀周篇記學禮
事則云敬叔正論篇記除僖子喪事則云南宮說皆不
言爲南容是家語亦以爲兩人矣葢當是時康成之說
尚未盛行故學者猶承古經傳及漢初訓詁而用之惟
晉杜預註春秋傳頗似用康成說而未明言自司馬氏

采之以註史記而朱子復據之以註論語世遂無復有知其爲兩人者致使後人疑尚德之人有藏寶之事其失似小而正非小也今不欲使賢者代人受過故爲之辨而凡敬叔之事概不附焉

附錄○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篇）

存參○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髮曰爾毋從從

爾爾毋扈扈爾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檀弓

按論語孔子妻之者南容也而史記謂卽南宮括論語作适集解謂卽南宮縚玩檀弓文縚妻似是孔子兄子而括亦與容義相近豈本有兩名如閭與虔鞅與志父耶抑傳寫異文如蔿與薳姒與弋耶故並存之以備參考

說者或謂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孔子以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程子曰此以私心窺聖人也二子之妻或因其年之相當耳余按此二事不過記者類而記之其

相隔未知數年或十數年原非一時之事而烏得有所較量區別於其間哉蓋公冶長在縲絏中而南容免於刑戮其事若相反而孔子皆妻之若世俗之情知取其免刑戮者則在縲絏者為所棄若不以縲絏為病則亦未必求其免刑戮者而妻之於此見聖人之觀人擇壻得其中正但取其實之不至於取禍而遇之幸不幸不計焉不求之此而妄意區別於其間可謂不善讀書者矣程子之論是矣然於事理尚未盡故今附論之

按南容之謹言賢矣即公冶長之可妻亦必有所以取之然史記雖載之於弟子傳中而以論語之文考之長絕無問答之語適僅有羿奡一問而亦非質疑問難之比未見其必爲弟子也者故附次之於諸弟子之後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